

“灌顶式”俯冲攻击

——歼击机打武装直升机演练



■ 高速歼击机



■ 武装直升机

歼击机和武装直升机属于不同种类的战机,尤其活动高度范围不同:歼击机主要在中高空,武装直升机主要在低空乃至超低空,二者很少有交集。但歼击机的任务就是夺取制空权,特殊情况下也要拿武装直升机开刀,保护己方头顶的安全。本文作者亲历过用歼击机“击落”武装直升机的实战化演练,至今都记忆犹新。

知己知彼 精研战法

20世纪末,我所在的团改装国产超音速歼击机,成为空军重点部队,同时受领“新三打三防”中“打武装直升机”的重点任务,需要先行一步,总结经验。

团里首先组织骨干研究,就歼击机和直升机的异同优劣进行分析比较。直升机虽然飞得低,但不能说技术水平就低。歼击机从中高空“以高制低”拦截直升机,不能算作“降维打击”,而是一种“跨界作战”,甚至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,面临“三个风险”:一是被直升机反击;二是俯冲攻击中容易撞山触地;三是一旦拉杆动作粗猛,易导致歼击机陷入灾难性的失速甚至螺旋。歼击机必须设法在自己的“短”中找出“长”来,在直升机的“长”中找出“短”来,才能“以高制低,以快制慢”。经过反复论证,我

和战友最后提炼出一套打直升机的战法——“灌顶式”俯冲攻击,要害是从直升机上方的防御盲区对其实施近距离俯冲攻击。

目视搜索 大海捞针

到了年终岁尾,战区组织陆空联合演习,我团承担制空任务,一大内容就是寻歼“敌军”直升机。

大雪过后,晴空万里。我驾驶歼击机在低空战斗巡逻,只见机载雷达屏幕上白花花一片,这肯定不是雪,而是连绵起伏的地形造成的地物杂波。无奈之下,我只好瞪大双眼,以目视搜索为主,虽无异于大海捞针,但也只能如此。突然,我在远处的一块平原上看到一个针尖般大小的黑点,在白雪映衬下,我看得还算真切。它有迷彩涂装,在春夏秋季可以融入绿树山林,但在冬季却恰恰暴露了行踪,我敢肯定那就

是要寻歼的目标!

我迅速掉转机头,对向目标,打算用中距空空导弹拦截。然而,能在中高空探测目标近百公里远的机载雷达此时却“疲软”了,我肉眼都看到目标了,它居然毫无知晓,更无法去制导导弹了。随着距离快速接近,已到了近距格斗导弹的杀伤范围,我转而想用这种红外制导的导弹攻击,可谁知它也不行,原来先进的红外导引头像响尾蛇信子一样的灵敏,能轻易捕捉到十多公里的目标热源信号,但在此刻却无法奏效。

航炮攻击 鏖战“歼敌”

空空导弹用不上,最简单的空战武器——航炮该登场了。

我把飞机往右转,同时收小油门,尽快减速,以便进入攻击占位。只见直升机从前面向歼击机的左下方滑去,就在它接近我的左

侧方时,我迅速压左坡度,把歼击机斜半扣过来,然后柔和地向后拉杆,让机头转向大地,对向直升机。这个时候,我的动作不能粗,因为歼击机速度已经很小了,操纵过猛很容易失速。

对正目标后,我把歼击机姿态改平,尽量跟直升机保持纵轴一致,然后用光环套住目标进行瞄准。还好,光环一直稳稳套住目标,具备攻击条件。正当我扣动扳机时,目标却突然做了一个机头指向不变的右漂移,硬是从光环里面跑掉了!这也是直升机的招牌动作,歼击机根本做不到。我赶紧向右压了一个坡度,试图还要去追目标。但来不及了,飞机俯角很大,下降高度很快,大地扑面而来,似乎两边的天地线都快掠到我的脑后。由于高度不够,我只好放弃这次攻击,赶紧拉杆让歼击机退出俯冲!

这架直升机的确不好打,滑得

像只泥鳅,要么钻进泥里不好找,要么抓到手又滑掉!好在攻击失败数次后,我也摸出一些规律,终于抓住一次绝佳机会——歼击机俯冲角适宜,速度不大不小,方向对得也很正。我判断直升机将会往左边做机动,因为这个飞行员好像喜欢往左边侧滑,可能是习惯。

于是我有预见性地把中心光点瞄在直升机左边,提前在那里等着。果然,直升机开始往左机动了,想要再次摆脱歼击机的瞄准,但这次它无异于“自投罗网”!中心光点稳稳落在直升机中心部位,我扣下扳机,利用这个短短的瞬间,模拟发射四五发炮弹!演习复盘,确认这架直升机被“击落”!

方滨



名家论战



■ 新式导弹最终列装部队

戈壁滩上寻残骸

1991年春夏之交,西北靶场突然出现一支上海试验队,他们的任务是进行新式地空导弹飞行靶试。根据试验大纲要求,这种即将列装部队的导弹将被随机抽取三发,做好编号和标记,规定只要两发打中靶机就算成功。退一步说,如果其中一发未击落靶机,但飞行弹道在脱靶量范围之内,引信适时启动,也算击中,表示此批导弹抽检成功。在茫茫戈壁滩上,本文作者见证了不平凡的一幕。



■ 新式导弹准备打靶

难过的现实

那次我们有些“背运”。首弹发射,伴随指挥员一声“发射”的口令,导弹飞速出膛,带着尾焰直扑长空一号靶机,可惜它几乎贴着靶机飞过,没能击中。“没打中!”现场观战的人们的热情一下子凉了,每个人的心头似乎都压着沉重的石头。稍稍给人安慰的是,导弹虽未击中,但关键看弹道是否在脱靶量范围内,这类似球赛,虽未赢球全取3分,但打平至少能得1分,很快,靶场光测站给出数据,证明导弹虽未击落靶机,但仍在脱靶量范围内,引信也已启动,说明第一轮靶试基本成功,只要第二发导弹能打下靶机,仍能达标。

可人算不如天算,第二发导弹打出去,从弹道轨迹看就发觉与靶机之间的脱靶量很大,导弹直接飞到遥远的天际自爆了。事后分析,确认导弹导引头产生虚警,未能准确跟踪,丢失目标。

“事不过三”?试验队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第三发身上,因为它已属于补打性质,没有任何退路。不幸的是,第三发的情况更糟,碰到一发“坏弹”,它的弹道简直是条抛物线,一个“倒栽葱”,掉落在戈壁滩上……阵地上一片寂静,众人神情凝重,有人悄悄地抹泪,他们在导弹身上寄托的感情太深了,谁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。

找寻“失败的症结”

根据光测站提供的录像,试验队隐约发现第三发导弹起飞后,似乎有什么东西从弹体上掉落,于是有人怀疑是不是导弹起飞后过载太大而造成部分解体,若真如此,那就是涉及总体设计的重大问题了。试验队认为,必须先找到残骸这一实证,再逆向分析,才能作出准确判断,以利后续工作。

由于第三发弹属于非正常坠落的“故障弹”,且掉落在目视范围内,

估计离发射点仅5到6公里。为此,试验队抽出三十多人去戈壁滩找残骸,我也是其中的一员。大家从导弹发射车的位置出发,横成一排,人员间隔7至8米,每人手拿一根长木棍,既当拐杖,又对可疑物进行探摸。时值流火七月,戈壁滩上毫无遮挡,地表气温超过60℃,明显感到沙粒烫脚。就这样,人们沿着飞行弹道经过的区域搜索两个多小时,可除了发现一两具骆驼尸骨外一无所获。搜索队长根据出发时间估算了一下行程,认为我们的实际行程已远超发射距离,于是决定鸣金收兵,坐车返回驻地。

走出阴霾获成功

回到驻地后,试验队与基地方面联系,才知道部队的搜索连在我们之前就开着卡车先一步找到了导弹残骸,并运了回来。由于那个年代没有手机,所以他们未能在第一时间告知试验队。我们马上赶去查

看残骸,发现导弹发动机主体相对完整,经过查验,确认导弹舵面、尾翼和直波天线等主要部件都在,也此否定了导弹在飞行中解体的说法,这发导弹的故障未涉及总体,说明问题存在于局部,相对来说好解决。于是,大家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。

受测的导弹是上海航天人承担的重大型号,属于第一次摆脱苏联地空导弹体制模式,参考西方模式研制的国内首种中低空半主动雷达

制导体制导弹,由于缺乏技术积累,全过程都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中摸索,经历一次次排故和验证,导弹性能逐渐成熟稳定。隔了一年,经过质量整顿和采取有效措施,导弹再进靶场,这次试验的结果是2:0,干净利索,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

游本凤



军工记忆